

◎ 吴怀东 著

唐诗与传奇的生成

TANGSHI YU
CHUANQI DE
SHENGCHENG



安徽大学出版社

唐诗与传奇的生成

吴怀东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与传奇的生成 / 吴怀东 著. —合肥: 安徽大学

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1110-380-9

I. 唐... II. 吴...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

②传奇剧(戏曲)—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986 号

唐诗与传奇的生成

吴怀东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68	开 本	880×1230 1/32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张	9.25
电子信箱	roseahbb@yahoo.com.cn	字 数	220 千
责任编辑	刘 云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380-9

定价 18.5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余恕诚

吴怀东同志的专著《唐诗与传奇的生成》，我是最早的读者，并且是读了多遍乃至在写作上有适度参与的读者。所以如此，需要从怀东当初写此书的缘由谈起。

2001年，我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和其他文体关系研究》。按申报表上的计划，2003年应该结项。但由于这项研究涉及诗、赋、散文、小说、词等多种文体，难度较大，加以我忝为教育部省属高校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不仅要处理一些事务，同时还要按教育部对基地的管理规定，主持一些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服务的项目，编写几种书籍。大量的时间被耗费，很快到了2004年底，而所主持的项目中，“唐诗与小说关系”、“唐诗与词关系”两部分，乃未能着手，当时内心的焦急，是此前所未曾体验过的。幸好2004年校人事处建议我招收“项目博士后”。于是，“柳暗花明”，请来了怀东同志助阵，把“唐诗与小说关系研究”接了过去，使项目成果得以在2006年顺利上交。



怀东同志 1983 年进入安徽师大中文系学习,品学兼优,受到同班同学一致好评。他本人又爱好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基于共同爱好,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出了师大,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又在安徽大学执教。无论是当研究生还是当教师,他都以很执着的精神对待业务。不仅在古代文献,而且在文学理论上下了很大功夫。他写了很多论文,出版了《诗史运动与作家创造——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唐诗流派通论》等专著,这些论文和论著,显示了他在诗史研究和理论批评方面的兴趣和功力。鉴于唐代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发展迅速,到 2004 年底已经有唐诗与小说关系方面的专著出版,因而我们当时有这样的考虑:这一专题由怀东来做,困难是他原先对小说并不很熟悉,但好处在于正因为他不曾专门从事小说研究,兼之又对理论感兴趣,则有可能跳出已有的研究路数,出现新意。

怀东同志围绕课题,看了大量书籍,除诗歌、小说外,还读了许多理论著作和有关研究著作,并且于 2006 年春,拿出了十多万字的文稿。研读其文稿,我感到新意迭出,多发前人所未发。不仅把问题发掘得很深,且又富有思辨精神,在理论上有着独到的建树。由于诗歌与传奇小说间的相互影响,在《唐诗和其他文体关系研究》中只是一部分,受篇幅和全书体例限制,作为项目成果,只在怀东文稿中取了六万字,其全稿则建议进一步扩充为独立的专著,予以出版。

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即是怀东扩充修改后的专书。



它在唐代尚文思潮的背景下展开讨论,深入分析了诗赋经验、诗赋精神对于传奇小说生成的意义,指出杂史的叙事、搜奇猎异的志怪,融入了诗、赋关怀现实人生的精神,演变为传奇;同时从修辞功能、诗化特征等方面对唐代诗歌之于传奇的“作用力”给予了令人信服的阐述。在论述诗歌对于传奇小说的影响之后,还从叙事性、题材、艺术趣味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传奇小说对于诗歌的“反向渗透”。两个不同向度的论述,见出作者对于这个课题的辩证把握和慎思明辨。怀东这一著作,不是一般的比较研究,而是强调文体学的视野。在文体学的视野中讨论诗歌和传奇小说关系,观测角度和眼光变了,视线中就出现了新的景象。怀东的著作,不止是关注已有的成果,同时在方法上打通中西,引用叙事学方法,将其嫁接在唐代传奇小说与诗歌关系分析之中。从实际效果看,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目前《唐诗和其他文体关系研究》虽然已经结题,并被评为“优秀”,但我做事不免拖沓,书稿至今还在进一步修改之中。怀东的《唐诗与传奇的生成》先期出版,对我无疑有激励和鞭策作用。希望怀东的著作,能以其高质量,进而引发读者对于《唐诗和其他文体关系研究》的期待与兴趣。

2007年7月20日

于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目 录

序	余恕诚 1
导 论 小说“文备众体”的文体属性	1
第一章 先唐“小说”传统对于唐传奇的哺育	20
第一节 “小说”概念的起源及其初始含义	21
第二节 “小说”的民间性传统	25
第三节 唐代社会的流动性与文人“说话”传统的延续 ..	28
第二章 唐传奇的世俗性、现实性及其与史书、志怪的分野 ...	36
第一节 西方小说的兴起及其社会背景	38
第二节 唐传奇的内容要素分析	41
第三节 唐代的宗教与唐人宗教意识	50
第四节 爱情与侠客——唐传奇题材特点之一	56
第五节 生活的广泛性与人性的复杂性——唐传 奇题材特点之二	62
第六节 细节化、戏剧性与艺术真实	65



第三章 诗、赋与“小说”的共生性	75
第一节 诗、赋与“小说”的共生性	76
第二节 韵散结合的形式与传奇的文体渊源	88
第四章 尚文思潮与传奇的文学性质	95
第一节 赵彦卫“行卷”说的重新检讨	95
第二节 先唐诗、赋的发展及其文化精神	99
第三节 尚文思潮与杂史的文学化	105
第四节 文学化进程与唐传奇发展的阶段性	119
第五节 唐传奇的创作态度、创作方法与文学性	127
第六节 诗、赋的影响作用与传奇的文化精神	135
第五章 诗、赋经验与唐传奇的创作性质	139
第一节 自觉的虚构	140
第二节 叙事的细节化与景物描写的抒情化	149
第三节 叙事模式的调整	153
第四节 骈俪作风与“曲终奏雅”的结构模式	158
第六章 诗歌在传奇中的修辞功能	164
第一节 先唐诗歌进入“小说”的历程	165
第二节 诗歌进入传奇概况	169
第三节 传奇中诗歌数量变化与传奇的兴衰演变	177
第四节 诗歌在传奇中的修辞功能	178
第七章 唐传奇与诗化小说	188
第一节 传奇的“诗化”及其表现	188



第二节 诗化小说的成因	216
第八章 传奇小说对于诗歌的渗透	222
第一节 初盛唐诗歌叙事因素的性质	223
第二节 诗歌咏叹小说素材与诗歌、小说的配合传播 ...	227
第三节 小说对于诗歌的深层渗透	232
第九章 “奇”、诗性精神与科举制度	249
第一节 唐人尚奇与传奇的文化精神	249
第二节 科举制度与传奇的繁荣	254
结 语 文体互动、传奇精神与传奇文体的兴衰	268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	274
后 记	281



导论 小说“文备众体”的文体属性

自从具有一种独特风格的宋诗兴起以来,唐、宋诗异同、优劣之争,逐渐代替了宋前诗学领域的风骚、正变论,当宋人刻意强调“文以载道”,恰恰透露出文脱离道的发展倾向;随着词的勃兴,难免又出现了诗、词之争,而随着散曲、杂剧等具有较强民间性的新文艺的兴起,其与已有文人诗词、散文之比较又成为问题。——面对如此无法厚此薄彼的文学事实,元代逐渐形成了文体代兴的文学新观念,如王沂说:“言出而为诗,原于人情之真声,发而为歌,本于土风之素。……余尝怪世之宗唐诗者陋中州,是盖不知一代之文有一代之体,犹大而忠质之异尚,小而咸酸之殊嗜。”(《隐轩诗序》,《伊滨集》卷十六,《四库全书》本)清代中叶,扬州学派崛起,其思维贯通,以“能见其大,能观其通”著称^①,著名学者焦循在元人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摆脱依经立论的儒家文学思想局限,继承并革新了文体正变、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的传统文学思想,肯定文学及诸文体自身的独立发展,在辨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文学发展“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易馥龠录》卷十五)。他们提出上述观点,动机其实都是为宋

^①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第一章“叙论”,第1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元以来逐渐兴起的戏曲争地位,试图将其与诗(包括词)、文正宗并列。进入现代以来,在中西会通新的思想背景下,推重元杂剧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等,依据进化论观念,进行新的发挥,遂演变、简化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①的说法,后来,则被进一步放大为一个时代(朝代)有其代表性的文体而其他文体似乎无成就之潜在观念^②。

正是在上述思维背景之下,观察唐代文学,唐诗令人目眩的光彩,恰恰成为影响人们准确认知和判断唐人小说的阴影。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受重视、最为流行的文体,诗歌在唐代发展到了顶峰,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文体没有发展,或成就不大。尽管唐代最优秀的文学家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都以诗名世,保存至今的文献中没有他们进行小说创作的记载,中唐韩愈、白居易等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之上,唐人小说的数量更不能和唐诗的数量相提并论。但是,自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从鲁迅开始,现代学者逐渐摆脱歧视叙事文学与俗文学的传统观念,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认真清理了古代小说,包括唐代小说发展的源流,对于唐代小说的特色与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唐传奇代表着古代小说的成熟;敦煌文献重见天日,更展示了隋唐五代文学原生态的生动背景与丰富景观,民间俗词、变文、俗讲等原始资料,确认了宋元明清时期文体大宗——曲子词、白话小说以及戏曲的源头,显示出唐人小说的巨大成就与影响,“在文学领域里,诗歌有突出的贡献,而小说也并不逊色”^③。

① 周勋初:《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收入其著《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文集》第六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② 参见程千帆《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序》对此之批判性分析,齐鲁书社,1994。

③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第3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唐代小说的成就与唐诗并驾齐驱,明人陈继儒说:“先秦两汉诗文具备,晋人清谈书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诗、小说,宋人诗余,元人画与南北剧,皆自独立一代。”(《太平清话》卷一,清·周召《双桥随笔》引)而且,二者之间还存在密切、复杂的内在联系,诗歌对于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刊《五朝小说》中,桃源居士《唐人百家小说·序》云:

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何也?盖诗多赋事,唐人于歌律以兴以情,在有意无意之间。文多征实,唐人于小说摘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至纤若锦机,怪同鬼斧,即李、杜之跌宕,韩、柳之尔雅,有时不得与孟东野、陆鲁望、沈亚之、段成式辈争奇竞爽,犹耆卿、易安之于词,汉卿、东篱之于曲。所谓厥体当行,别成奇致,良有以也。洪容斋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刘贡父谓:“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楚辞》、汉史而后,自应有此一段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唐人第神遇而不自知其至耳。^①

胡应麟承续了这个观点,明确指出唐人小说创作尚“奇”的特点:“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鲁迅说过:“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②他确认了胡应麟的说法,并从文体独立性这个特定角度,明确唐人小说在古代小说

① 转引自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史上的特色与贡献,更注意到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现代学术史上另一位研究唐代小说的大家汪辟疆则明确指出,“唐人小说”与唐人“诗律”并称“绝代之奇”、“并推奇作”^①,“同为第一流文学”,“世人平鹭,并许其与有唐诗歌,共推为一代之奇作,盖不诬也”^②。

上述“唐人小说”与唐人“诗律”并称“绝代之奇”的认识,是一个非常深刻而重要的判断。深究一下,这个认识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判断:一是价值判断,“唐人小说”与唐人“诗律”都是绝代奇作。二是认知判断,“唐人小说”与唐人“诗律”在“奇”这一内在品格上之相通。

唐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成就与地位空前绝后,先于小说成熟并且在唐代最受重视、高度繁荣的诗歌,既主动吸收其他文体之经验,更凭借其“强势”地位,散发着光热,影响其他文体。诗歌是如何影响唐人小说的?其影响功能与作用如何?独立之后的小说是否反过来亦影响诗歌?作用如何?这些并非一般的文类之间平行比较问题^③,而是涉及小说文体生成以及唐诗繁荣、变化等大问题。进一步看,既然诗与小说在唐代这个共同的背景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巨变,这个共同的背景赋予它们相同的“奇”之品格,这就不是单纯的相互影响,而存在着相互沟通。那么,唐诗与小说是如何沟通的?如何理解“奇”的内涵?它们怎样共同体现“奇”这一时代文化精神的?

① 汪辟疆:《唐人小说》“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

② 汪辟疆:《唐人小说在文学上之地位》,《汪辟疆文集》,第6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③ 不少著作涉及了唐诗与小说关系,崔际银博士有专题论著《诗与唐人小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但是,一般是平行比较,较少讨论诗歌对传奇的影响功能。



这些,就是本书要讨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本书不是一般的文本个案或者理论性的文体平行比较研究,而是从传奇文体生成的角度,审视其与其他文体(当然重点是诗歌)历史与理论联系的综合史论专题研究。其中,势必涉及唐传奇的小说品质及其内涵等理论问题,实事求是地说,经过多年充分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此已形成了成熟的共识,本书关注的重点则是唐传奇获得小说品质的成因与背景,也是从一个侧面或者历时性的角度,间接回答或涉及上述问题——这是本书基于特定研究任务而有意设定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无意介入唐传奇研究领域目前存在的某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

—

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明确本书所讨论的对象——唐人小说的定义与主要指称对象。

中国古代的“小说”包容了众多文体,这一概念起源甚早,其内涵不断演变、丰富,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子书之一家,收“小说”十五家,“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后来,“唐代人开始把子部的小说和史部的杂传合并”,“小说从子部转移到史部,列为史书的一个旁支”^①,看起来是“小说”改变隶属,其实从相反的角度来说,则是“小说”这一文类兼容了某些史书的属性,从而获得了自觉的叙事能力或功能。明人胡应麟进一步扩大了“小说”的外延,将“小说”分为六类,即志

^①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清人纪昀则将“小说”归为三类,即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子部小说类存目一),剔除了他认为不真实和描写“燕昵之词、媒狎之态”(转引自盛时彦《姑妄听之·跋》)品格不高的作品,后者属于思想价值判断姑且不论,前者则显然属于文体规定——他认为“小说”应该排斥想象。可见,中国古代没有出现一个完全和现代一致的小说文体概念,但现代意义的小说文体,确实孕育、包含于古代庞杂的“小说”之中。

就唐代来说,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也包容在古“小说”,以及近似于古“小说”的杂史、笔记等文体(可以简单地将这两类合称为广义的小说)之中。在中国小说史上,唐代是一个转折时代,标志之一就是,唐人除了一般的应用性文体(史书、政书、应酬文字、学术论著等)写作和纯文学的诗、赋创作格外繁盛之外,小说(广义的小说)创作也相当自觉甚至热衷,和前代相比,亦堪称繁盛:既有属于子部“小说”的作品,也有属于杂史、杂传类的史书作品,某些佛、道宗教宣传作品显然也具有一定的小说品质;既有专集,也有单篇,形态多样,数量巨大,根据当代学者李剑国的统计,“在唐五代近三个半世纪中,今天我们可以找到的真正的小说作品约有二百二三十种”^①。标志之二,在后代完全独立为文学文体的小说,逐渐从古“小说”、纪实类近乎杂史、野史的笔

^①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唐稗思考录——代前言”,第1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唐代小说的文献保存问题相当复杂,虽然宋代以来对于唐代小说非常重视,可是宋人编辑唐人小说时随意改动文字,明代书商编印唐人小说又唯利是图不惜作伪,鲁迅、汪辟疆等就批判明人《唐人说荟》“妄造书名,乱题撰人”,详论参见程毅中《唐代小说史》附录《唐代小说文献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记小说、“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志怪作品中脱颖而出，出现被后人称为“传奇”的符合现代小说标准的优秀之作。

“传奇”最早是中唐元稹单篇独行作品(《莺莺传》)和晚唐裴铏传奇类小说作品集之专名^①，后逐渐衍申为文学类型专称，主要描述人间男女悲欢离合的情爱故事，如罗烨《醉翁谈录》之“小说开辟”便将“传奇”与“灵怪”、“烟粉”等并列；宋元以后，题材范围再次扩大，逐渐扩展指称一切“幽情遇合，才情恍惚”(元·虞集《写韵轩记》，《道园学古录》卷三八)的故事，包括人间世俗和神鬼际遇。元朝陶宗仪《辍耕录》则将“唐传奇”与“宋有戏曲、唱诨，金有院本、杂剧”并列，视其为唐人文言小说总称；到了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认为“传奇”乃“小说”六家之一(《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将“传奇”作为唐代这类小说的类名，其所指就是今天备受重视的具有独立文学品质的传奇。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则云：“《洞冥》、《拾遗》诸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他将“志怪”也视作“传奇”，其区别只是“志怪”为合集而“传奇”乃单篇；后来，属于不同艺术门类的南戏、杂剧也借用之。可见，尽管历代学者对于传奇概念的理解有些出入，但他们所关注的唐代传奇作品，和胡应麟所界定之“传奇”作品则基本相同。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西方小说概念的引进，鲁迅最早对唐传奇进行了全新而明确的定义，他解释说：“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他确认了胡应麟的说法，不仅强调了“意想”，即“意识之创造”，还明确了“文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

① “传奇”是否为《莺莺传》和裴铏作品集之专名，学界还存在争论，此处从流行说法。



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考察了唐传奇的题材渊源^①。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所论传奇,不同于唐人所谓“传奇”,也不同于明清学者所谓“传奇”,而是明确从文体独立性角度进行概括,指称范围有所扩大;鲁迅没有使用“小说”这个概念固然考虑到这个概念本身内涵的丰富性和不明确性,而继续使用“传奇”这一概念并继续关注传奇,显然包含着重要的认知判断与价值判断,即唐人以及明清学者所谓之传奇作品,代

① 近年来有些学者倾向否定鲁迅关于传奇“源出于志怪”的说法,进而明确提出唐传奇文体的唯一渊源,不是广义的史书,而是史书类中的一种——“杂传”,并且,从文体形式以及目录学角度,进行了详细论证,或予以“证实”(见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潘建国《古代小说书目简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此说在学界影响甚大。其实,说史书“杂传”是传奇的渊源之一,并非潘氏首倡,如程毅中《唐人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初版,后经修订并易名为《唐代小说史》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李剑国《唐五代传奇志怪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程千帆、程章灿《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辽海出版社,1999)以及王运熙《简论唐传奇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载《中西学术》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早有此论。程毅中说:“唐代小说主要是从史部的传记演进而来,无论志怪还是传奇,最初都归在杂传类。”“唐代传奇,从题材上说源出于志怪,而从体裁上说则源出于传记”(《唐代小说史》第13、20页)。但潘氏言之凿凿地说是唯一渊源,则不免对前贤学说存在严重误解。因为,鲁迅所说六朝“志怪”,在唐人文体分类与知识体系(唐人编著史书)中,就属于“史书”,例如魏晋南北朝志怪代表作——“序鬼物奇怪之事”的干宝《搜神记》、葛洪《神仙传》等与志人之作——“叙圣贤之风”的皇甫谧《高士传》等,在唐人编纂的《隋书·经籍志》中,一并被列入“杂传”;后来,鲁迅还补充说,唐传奇与阮籍《大人传》、陶渊明《桃花源记》等“杂传”的渊源关系(《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载《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可见,鲁迅是从内容角度确认唐传奇与“志怪”小说的联系。

